

高邮大虾赋

□ 朱延庆 张荣权 杨国华

高邮大虾，生于碧波而名动四海，登于玉盘而誉满九州。大江南北争售其货，市井华堂共享其鲜。或曰：“水中至鲜，人间至味”，信哉斯言！

观其形也，体若雕弓，甲若琉璃。体硕而青含玉魄，螯坚而灵显健劲。承天地之灵秀于湖宠河爱，得日月之造化于水活流清。诚所谓中国“淡水虾王”，非虚誉也。

论其营养，琼肌蕴精，玉壳藏粹。蛋白丰而强筋力，甲壳素而驻韶颜。通脉护心，功追灵药；抗

衰养气，效比仙芝。实为宴饕之珍，亦乃养生之宝。

至若厨艺，高邮为先。承古法而融新意，汇百味而显真章：盐水焯之，莹若珊瑚；取肉为圆，润若珠玉。油焖则红妆焕彩，卤醉则芳韵绵长。尤以“熟醉大虾”为佳，咸甜丝丝爽彻肌骨，鲜香缕缕沁入心脾，品时不忍停箸，宠辱偕忘；食后齿颊留香，回味无穷。高邮大虾宴，咸甜承淮扬精髓，鲜香适口腹美味。诚可谓：一菜一道风景，一席阅尽名城。

高邮大虾，品正节初：常现谦和，屈伸有节，若江海君子；时守素心，玉质冰魄，映明月清辉；或赴烈火，丹袍朱衣，显肝肠赤诚；亦兆丰年，红霞满席，寓岁岁吉祥。四时八节，赤妆映席，添烟火之喜，寓鸿运之祥。

至若高邮大虾，非独口腹之娱，实乃人文之韵。品之如读史，味中有春秋；食之如画观，盘中见风景。

赞曰：品高邮大虾，享半部淮扬风月，一席烟雨江南。

高邮大虾

□ 柏杨

临近下班，朋友托人带来四五斤“高邮生态大虾”。青灰色的大虾活蹦乱跳，诱人得很。回家便下厨，做了四道家常菜。

先做清蒸。剪去虾须虾脚，洗净沥干。葱段姜片铺在蒸盘上，码上一斤大虾，撒盐和料酒，水开后上锅大火蒸八分钟，取出淋热油。虾壳红艳，肉质雪白细腻，弹牙鲜美。

再做油炸：一斤大虾以盐和胡椒粉腌十分钟，油烧至七成热，炸至金黄。外酥内嫩，香脆可口。

第三道红烧：葱姜蒜爆香，下虾翻炒，加料酒、生抽、老抽、白糖、盐，添水小火慢炖十分钟，收汁撒葱花。红润油亮，虾肉鲜嫩，滋味浓郁。

最后香辣：热油煎虾至两面微黄，捞出，底油爆姜片、蒜末、辣椒段，回锅加料酒、生抽、盐、胡椒粉炒至入味，撒葱花。鲜嫩多汁，辛辣爽口。

四盘上桌，喊妻女同尝。我呷着冰镇啤酒，一家三口如风卷残云，转眼盘底朝天。女儿直呼过瘾。再做什么菜都是多余。

高邮大虾，原名罗氏沼虾，又称淡水虾王，壳薄体肥，肉质鲜醇。高邮雨水丰沛，河网密布，为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其实高邮大虾做法百变，清蒸、红烧、油炸、炖煮，各有其美。唯需注意火候，烹饪不宜过长，方能保住鲜嫩。口味随人，添辣加香，皆可自如。

1992年，高邮引入罗氏沼虾

人工养殖，渐成富民产业。我姐夫早年也养过，终因技术不精退出。2018年前后，蓝藻孳生、尾水超标，产业遇困。2021年起，高邮推行“两降一禁”生态养殖，改造连片池塘，以好水养好虾。虾的个头大了，亩均效益增了，水体影响减了。市场从“按斤卖”变为“按只卖”。又推广“错峰养殖”，提前育苗、提早上市，亩均效益翻了三番。

如今，全国罗氏沼虾养殖面积约六十万亩，年产值两百亿元。高邮独占全国五分之一、江苏五分之三，年产值近四十亿元。这条产业链，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从“多养虾”到“养大虾”“养好虾”，高邮虾农端上了金饭碗。

一盘虾里，有厨间烟火，有家人笑语，也有一方水土的十年转身。这便是高邮大虾——好在味，更好在人间。

一份长达四十余年的致敬

——读金实秋《菰蒲深处说汪老》

□ 陈治文

金实秋先生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奉献给广大汪迷读者的著作《菰蒲深处说汪老》，由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文化学者费振钟先生作序。序中说：金实秋读汪学汪研汪“较专注于汪曾祺的个人性情趣味”“从汪曾祺的才艺与知识中，钩沉汪曾祺身上的中国文人精神”。细读全书，渐渐与费先生产生共鸣。

水乡高邮，菰蒲摇曳，晚飯花静静开在大淖河畔。汪曾祺以一支淡笔，写尽故土风物、人间温情，成为当代文学一道清雅风景。金实秋《菰蒲深处说汪老》一书，汇聚数十年心血，既是同乡知己的深情追忆，更是他四十年来读汪学汪研汪之路的集中呈现。

金实秋与汪曾祺结缘，初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81年，汪曾祺阔别多年，重返生他养他的故乡高邮。时当青年的金实秋，受命于组织安排而前往迎接并参与接待，自此开启了两入之间十六年之交往。作为同乡后辈，金实秋曾经多次到北京汪曾祺府上拜访，平常书信亦往来不断。汪曾祺赞许他“承其家学，长于掌故，钩沉爬梳，用功甚勤”，还特别执笔题写了嵌名联“大道唯实，小园有秋”书法相赠。这份忘年交知己之缘，成为金实秋此后数十年深耕汪学的起点和动力。从那时候起，四十余春秋，无论汪老在世，还是先生辞世之后，金实秋始终没有停下研读、梳理、传播汪曾祺的脚步，并且颇有成果。

《菰蒲深处说汪老》全书分为回忆、补说、争鸣、资料四部分，共收三十八篇文章，见证金实秋研汪治学思路一以贯之。许多人读汪学汪研汪大多聚焦《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大作，而金实秋

独辟蹊径，沉下心来俯身打捞学界容易忽略的“边角史料”。他追忆曾经的相处往事，记录汪老闲谈间的点滴性情；细心考证，厘清汪老书信、交友、创作佚事；辨析创作构思，甚至包括其遗憾未竟长篇《汉武帝》的始末；探讨汪老的楹联、书画、美食情结等等。他努力四处搜集零散文献，不追求宏篇大论，扎实考据，不臆断、不溢美，力求还原一个鲜活、立体、有烟火气的汪曾祺。

金实秋沉潜汪曾祺全部诗文，读懂汪老文字背后的深情。汪曾祺一生热爱市井寻常，一花一草、一饭一蔬、水乡风俗，皆可入文，主张文学回归生活。金实秋在研读之中，亦承袭这份审美追求，懂得平淡文字蕴藏的力量。他明白，汪曾祺书写高邮水乡，不只是怀旧，更是赞美普通人朴素鲜活的生命，推崇通达、宽厚、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

汪曾祺淡泊从容，不追逐浮华，金实秋以汪老为楷模，研汪力求务实严谨。搜集手稿、寻访故人、辨析文字、整理史料，甘坐冷板凳。特别是汪老离世后，他持续整理、编撰相关著作，出版了多部书。这份持之以恒的坚守，值得人们打心眼里敬重。

金实秋以文字为舟，航行于菰蒲深处。汪老回乡探访与人们交往的言语、与友人闲谈的创作构想、一封封亲笔书信及书画题跋背后的心绪，经由他细致记录、考证保存。许多散佚的往事、容易误读的细节，依靠他的梳理得以正本清源。

金实秋以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深耕告诉我们：研究一位作家，不止赏析文章，更是与一种精神长久对话。《菰蒲深处说汪老》不仅仅是一本评论集，更是一份长达四十余年的致敬。

被误解的陈亢

□ 姚正安

上。有一天，陈亢与子贡聊天，向子贡提出了一个问题。

子禽问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论语·学而》）

陈子禽问子贡，老师来到一个国家，必定知悉这个国家的政务，是老师特意去打听的呢，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子贡回答说，老师凭借温顺、和善、恭敬、节制、谦逊而得知知的。即使是老师特意打听的，恐怕也不同于别人的打听吧。

陈子禽一路跟随孔子，对于孔子到了一个国家就知道这个国家的政务，感到好奇，故问子贡。子贡告诉陈子禽，老师是凭借崇高的品德得来的。即使是特意打听，人家也感于其盛德而乐于告之。

温良恭俭让，这个成语由此而来。陈子禽由好奇而质疑，由质疑而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第二次应该是孔子流浪十四年回国以后。有一天，陈子禽与孔子儿子孔鲤交流。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季氏》）

那一天陈亢遇见孔鲤，灵光一闪，突然冒出一个问题：你从老师那里也许听到与众不同的教诲吧？孔鲤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没有，只是有两次得到父亲的“庭训”，一次是学《诗》，一次是学礼。父亲教导说，不学《诗》没办法说话，不学礼，没法在社会上立足。孔鲤强调听到的就这两次。陈亢听了孔鲤的话非常高兴，也非常得意，说，我问了一个问题，却有了三个收获，懂得了学《诗》、学礼的道理，还知道君子不偏爱他的儿子。

陈亢本来是带着疑问“老师会不会给他儿

子开小灶”与孔鲤交流的，得到的答案却是不同的，使他获得了新知，又对老师加深了认识。

第三次差不多是孔子逝后，陈亢与子贡的一次交谈。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可及也？”（《论语·子张》）

陈子禽说子贡过于谦恭，仲尼难道比你强吗？陈子禽此说遭到了子贡的猛烈回击，用了一个比喻“犹天之不可阶而升”，说明老师是不可企及的。子贡还述说了老师的治理能力以及生前死后所获得的尊重。

说实话，子贡在当时的影响也是超强的，到各国可以与诸侯分庭抗礼，以陈子禽的认知以为“子贡贤于仲尼”，也没有什么不妥，况且，当时社会上对孔子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但是，就这一次与子贡交流，闯下了大祸。有人说陈亢大逆不道，甚至有人说陈亢不是孔子的学生，大有将陈亢逐出师门之势。

陈亢跟随孔子十四年之久，我不相信没有与孔子有过交流，可《论语》中确实没有陈亢与孔子的直接接触。要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编写的，大家对陈亢的印象不好，涉及到陈亢的内容当然也是选择性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对陈亢的冷淡也就可想而知了。

认真研读陈亢三次出场的章节，除了陈亢称孔子“仲尼”外（学生直呼老师的字，在儒家是违礼行为），也找不出更多对老师不恭不敬的言行。

我倒是觉得，陈亢的好奇心极强，而且善于质疑。

因为好奇，他才发现问题，因为质疑，他才获得新知。我们回看上文中的三章，陈亢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我们难道没有从中得到教益吗？善于质疑有什么不好呢？人类正是靠着

不断质疑而探知真理，认知自然，改造世界的。

牛顿对掉在头上的苹果，止于好奇，而不加以质疑，不进行深入探究，万有引力定律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被发现，物理学和天文学就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

瓦特对蒸汽推动壶盖仅止于好奇，而不带着深深的疑问进行科学研究，就不可能发明和制造蒸汽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就不可能加快推进。

质疑是一种难得的为学为事之品格，陈亢的好质疑，应该得到褒扬才是，但是由于陈旧观念的限制，使得社会误解了陈亢。陈亢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解除心中的疑问之外，还能有什么其它企图呢？不会有的。陈亢真的是被误解了。

据地方志记载，陈亢做过单父宰，施仁政于民，颇受人民爱戴。

《礼记·檀弓下》记载：“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葬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

陈亢的哥哥陈子车在卫国去世，他的妻子和家宰商议用活人殉葬，商定之后，陈子亢才赶到。（他们）把决定告诉陈子亢说：“夫子患病，在地下无人侍奉，请用活人殉葬。”子亢说：“用活人殉葬，是不合礼制的。即便如此，他患病需要侍奉的人，谁能比得上妻子和家宰呢？如果能取消殉葬，那么我希望取消；如果不能取消，那么我希望用你们两位来殉葬。”于是殉葬的事就没有实行。

陈亢用行动践行着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这不是对老师最好的尊重吗？

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历史往往是公正的。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陈亢同时被赠封为“南顿侯”。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师”，陈亢被陪祀于孔庙。这也算是给陈亢正名。更有学界中人认为，陈亢是我国批判性思维的先驱。

随着时间的流长，人们对陈亢的误解渐渐散去。陈亢的“三问”遭遇告诉我们，社会要善待质疑者，管理者和老师们要鼓励敢于质疑者，引导全社会养成质疑的习惯，以大胆质疑、不断质疑叩开科学和真理的大门，拓宽未知世界。